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三六 · 子部 · 儒家類

五倫書六十二卷（卷二十九至卷六十二）〔明〕朱瞻基撰……………一

白沙先生至言十卷〔明〕陳獻章撰……………三七五

學的二卷〔明〕丘濬輯……………四〇七

道一編六卷〔明〕程敏政輯……………五〇九

艾庵密箴一卷 河洛私見一卷 太極圖說一卷〔明〕蔡清撰……………五六七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十二卷（卷一至卷五）〔明〕黎溫撰……………六〇一

2411866
99.8.17

五倫書二

〔明〕朱瞻基撰

據首都圖書館藏明正統十
二年內府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二九五毫米寬三九二毫米

五倫書卷之二十九

臣道

漢張釋之

漢張釋之文帝時廷尉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

五倫書卷之二十九

於民也且方是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當棄市帝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

何並哀帝時為潁川太守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賊千金並初赴任過辭元元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時陽翟輕俠趙季李歙以氣力漁食閭里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勅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趙李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於是皆如其令郡中清靜

五倫書卷之二十九

二

祭遵從光武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令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賞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趙憙光武以為平林侯相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猾無并為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

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憲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犯法律不可枉也遷憲平原太守

虞延遷洛陽令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光武諧延多所冤枉帝乃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

五倫書卷二十九

三

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陸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樊儵明帝永平初拜長水校尉封燕侯時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任隗雜理其獄奏請諡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耶儵對曰天下高

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儵益以此知名

蘇章順帝時為冀州刺史章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姦賊乃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五倫書卷二十九

四

桓典靈帝光和中拜侍御史執正無所回避嘗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三國魏高柔文帝時為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名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帝意悟乃下京名即

還訊各當其罪

後魏源懷世宗時為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懷朔鎮將元尼湏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湏揮淚無以對懷遂表劾之

崔光韶莊帝時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

五倫書卷二十九

五

賊罪被劾光韶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奉法不回如此

隋趙綽高祖時與辛亶同為刑部侍郎亶嘗衣緋褱俗云利於官帝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卿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命左僕射高頴將綽斬之

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

衣帝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釋而勞勉之時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帝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帝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安殺人豈得不關臣事帝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帝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

五倫書卷二十九

六

益前訶之不肯退帝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乃止

源師少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唐李素立高祖時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

帝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輒殺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之。

戴胄太宗時為大理少卿。帝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帝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今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長孫無忌嘗以被召不辭，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察，罪當死。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法者。凡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太宗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太宗將可，胄駁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

罪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免。

李乾祐太宗時為殿中侍御史。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帝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

劉蕡罷。高宗時為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女為妾，蕡罷勅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勅再止。蕡罷曰：「法為天下縣衡，陛下用舍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導？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

狄仁傑高宗時為大理丞。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帝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

王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

權懷恩高宗時以蔭累遷尚乘奉御駁人安畢羅為帝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遠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莫逢

權懷恩

五倫書卷二十九

九

馬懷素武后時遷左臺監察御史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等祖道易之使人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為反謀則非昔彭越以逆誅藥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耳貞慎等乃得免

裴懷古武后時遷監察御史時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詆詛不道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為后申析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右意解得不誅

蘇瓌中宗時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鄭普思以妖幻位秘書負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為亂瓌捕擊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

五倫書卷二十九

十

不可帝猶依違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

李元絃睿宗時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旨嘗與民競碾磴元絃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絃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

宋璟中宗時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寵數有請于璟璟厲聲荅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

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祿產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不道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韓休玄宗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

五倫書卷十九

十一

萬年尉李義王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先見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義王帝不許休固諍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

穆寧肅宗時為殿中侍御史佐監鐵轉運時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名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

亂自我始何所避罪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衆數萬為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邪寧答曰命寧主糧者勅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人重其守法

柳渾德宗時判門下省王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槌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

五倫書卷十九

十一

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毆服罪當杖請論律由是工不死

薛存誠憲宗時拜御史中丞時浮屠鑒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賂遺會坐于頓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

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罪。

柳公綽。憲宗時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耳。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意乃解。

許孟容。憲宗時為京兆尹。時神策軍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百萬。滿三歲不肯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剋日命

五倫書卷二十九

十三

還之。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帝命付本軍治之。孟容繫不遣。奏曰。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跡。威望大震。韋子澳。宣宗時為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子澳逮繫之。帝問其故。子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荅曰。陛下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曰。是不可犯。俾輸租乃免。

宋趙普。太宗時。陳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于帝。

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乃聽之。賜死商州。

錢若水。為樞密副使。時招討使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檄之。賊

五倫書卷二十九

十四

且入塞。當以時進軍。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具。太宗怒。命使乘驛馳取盧之翰等三人首。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帝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猶留廷中不去。帝既食久之。使人偵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帝出詰之曰。朕以爾為賢。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擢李繼隆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

狀明白。加誅何晚。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帝意解。乃召宰相呂端等。如若水議。既而虜不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蔡齊拜樞密副使。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以外戚。未更赦復官。齊明日入奏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從之。乃抵齊雄罪。

五倫書卷二十九

十五

劉敞仁宗時。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闖。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鞠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乃詔以其章下府著為令。

范純仁英宗時。知襄邑縣。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而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之士。令敢爾耶。白其事于上。

初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帝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苗時中為潞州司法參軍。時郡守欲入一囚於死。時中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熙寧中。拜為司農丞。

李仲畧世宗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賊。帝命仲畧鞠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

五倫書卷二十九

十六

帝頗然之。仲畧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況執中兇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帝曰。卿言是也。遂寘于法。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哀宗時。拜尚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忠孝軍提控李德以月糧不優。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幾於罵詈。郎中移刺克忠白之。仲德怒。縛德杖之六十。帝諭之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

乃爾。仲德曰：將帥之職，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不敢有犯。

元撒蠻嗣國王速渾察之子。自襁褓時，世祖撫育之。若子。及長，常侍左右。帝嘗詔之曰：男女異路，古制也。況掖庭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

五倫書卷二十九

十七

之。既而近臣字羅銜命，遽出行失其次。撒蠻怒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恠其久不至，詢知其故，釋其罪。撒蠻因進曰：今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言誠是也。

趙璧憲宗時為河南經畧使。河南劉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所請而後行。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為虐，獨取民女有色者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劉

大驚。時天大雪，因詣璧相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畧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為瑞應。璧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劉屏氣不復敢出語，歸臥病而卒。時人以為懼死。

李好文拜監察御史。錄囚河東，有撒都刺者，以足蹋人而死。眾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刃。況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尤重。乃寘之死。河東為之震肅。

五倫書卷二十九

十八

國朝朱友文，洪武三年為天策衛知事。初指揮張溫守蘭州，元將王保保兵圍城。溫督將士備守，夜二鼓圍兵登城，千戶郭祐被酒醉臥，不之覺。巡城官軍擊却之，圍既解。溫執祐將斬之，友文諍之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祐以令眾，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既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為不可。溫悟，杖祐而釋之。

太祖皇帝聞之，謂輔臣曰：友文以幕僚能守朝

廷法直言開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賚予以
勸其餘遂賜綺帛各五匹

五倫書卷之二十九

五倫書卷之二十九

十九

五倫書卷之三十

臣道
善行

持正

列國鄭子產為大夫魯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
于太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
日火若我用瓘斚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既而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
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實以

五倫書卷三十

十

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
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火鄭復大水
龍闕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禳焉子產
弗許曰我闕龍弗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
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
我乃止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帝方
擁戚姬昌還走帝追及之問曰我何如主也

昌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帝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得。而昌廷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笑。即罷之。

索蓋文帝時為郎中。帝幸上林。后與慎夫人從。及坐。郎署長布席。蓋引却慎夫人坐。因前說曰。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

同坐哉。不見人彘乎。於是帝乃悅。夫人賜金五十斤。

宋弘先武徵拜為大司空。弘薦桓譚。召拜議郎。給事中。帝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遣吏召譚。至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將舉以法。譚頓首謝。乃遣之。後帝大會。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薦譚者。望能以忠正

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

任延光武時為武威太守。帝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鄧惲光武時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大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

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為憂。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帝賜惲帛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韓稜和帝時為尚書令。竇憲使人刺殺齊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威。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按其事實。稜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恐。

求出擊此匈奴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後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文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黃琬靈帝時為太尉。董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對曰。昔白公

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

晉。嵇紹惠帝時累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稱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為過。宜謚曰繆。司空張華為趙王倫所誅。議者欲復其爵。紹曰。華歷任內外。雖粗有善事。然此禍始亂華實為之。不

宜復其爵位。齊王冏輔政時。紹嘗諮事。遇冏譙會。召董文等共論時政。文言於冏曰。嵇侍中善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為懼。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綬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為伶人之事。冏大慚。文等不自得而退。

溫嶠明帝時為中書令。王敦欲謗帝以不孝。云溫嶠在東宮久。最所知悉。因屬聲問嶠。謂

懼威必與己同。嶠正色對曰。鈞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當今諒闇之際。有至性可稱。敦嘿然不悅。後敦敗。嶠鎮武昌。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群下者。命削去之。

南宋謝莊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高祖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帝後因酒譙從容曰。卿欲效郢君章邪。對曰。臣